

虽娇小柔美,但那么像奇迹

谈瀛洲

一
番红花,是我每年秋天都必种的一种球根花,就是为了在第二年的早春,能够看到它明艳、柔美的小花。

它分秋天和春天开花的两种,但现在市售的主要是春天开花的,我养的也是这种。

冬末春初的上海,常常会有连续多天的阴霾天气。突然有一天开始出太阳。这时你会注意到,虽然外面的气温还是很低,但阳光已不是冬天的那种浑浊苍白的颜色,而变得清澈明亮,并且带上了一丝暖色调。

正是在这早春的清澈明亮的阳光下,番红花明媚地开了。它的叶子像一簇小草,中间有一道白色纹路。花有蓝紫、红紫、明黄、橙黄等色,也有白色和条纹的。尤其是花心中三根橘红色的花柱(也就是雌蕊),在阳光下是那么地明艳。这是一种值得细看的小花。虽然娇小柔美,但是那么像奇迹。所以它

又跟许多神话有关。

番红花的花朝开暮合。早晨随着太阳升起打开,傍晚又随着太阳落山闭合,一朵花能开四五天。我注意地观察到,第一天它在阳光下开放后,第二天如果碰上阴雨天气,它也不会打开。番红花就是那么地爱阳光。

二
和番红花有关的神话有好几个,每个也都有不同版本,我就在这里写一个吧。

在希腊神话里,番红花和冥后珀尔塞福涅往返于阴间和人间的故事有关。她是农业和丰产之女神德墨忒尔美貌的女儿,冥王哈迪斯看到她马上就爱上了她,将她劫往阴间。

德墨忒尔十分哀伤,就让大地陷入严冬,草木凋零,大地上一片荒芜。为了不让万物灭绝,宙斯命令哈迪斯允许珀尔塞福涅返回大地。但她已经在地下食用了四颗石榴籽,所以她每年必须回到冥界四个月。

在珀尔塞福涅终于回到人间的时候,德墨忒尔欢欣喜悦,大地上重又鲜花盛开,那些开得最早的花中就包括了番红花。

这一神话是古人为了解释在严冬之后,春回大

地、万物复苏这一在他们眼中是奇迹性的事件,而想象出来的故事。迎着早春的太阳而开得熠熠发光的神奇小花番红花,又和这一神话是那么地配称。它象征着阴暗向光明的转变,象征着春天的到来和万物的新生,也象征着希望和新的开端。

三
因为每年天气都有所不同,番红花开花的时间也有早有晚。我养的番红花早在的2月中旬就开了,而今年年后阴冷多雨,到3月初才开。番红花的球根比我们平常吃的栗子要小一点,但是比花生米要大。栽种时要把尖头向上,埋在土里(人们养球根花常犯的一个错误,就是把该埋在土里的球根,比如石蒜和风信子,放在土面上;而应该小部分埋在土里,大部分留在土面上的球根,比如朱顶红,全部埋在土里)。盆栽的话番红花球根埋5厘米深就好,地栽的话可以更深一些,7到10厘米左右。

土要用疏松透气的,不能用那种粘性很重的粘土,用泥炭的话要多加些珍珠岩。如果盆土过分潮湿与积水的话,番红花的球根可能会腐烂。还可以在土里加一些基肥,比如骨粉和草木灰,也可以放一些平均包含氮、磷、钾三元素的颗粒缓释肥(都不能过多)。

番红花喜阳,盆栽的话一定要把花盆放在能晒到阳光的地方,地栽的话也不能把它栽到常绿树的树荫下。地栽可以多买几个品种,各种颜色的混种在一起,开花时会非常好看。有的时候养的番红花第一年不会开花,原因有多种,比如种球太小,里面

清理藏书。拿到一册本该早在清理之列的书,想想此回总逃不过吧,没承想一上手,又舍不得了,我竟然倚着书橱把它再读了一遍。

其实,把它叫做“书”,拔擢过分咧——不过是一本装订成册的复印件而已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老同事陆坚心兄拿着一本书到办公室来。我抢过一看,书名《一知半解》;作者温源宁,译者南星;岳麓书社出版;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;定价0.95元;连序带目录加正文90页。

本书一共写了吴宓、胡适、徐志摩、周作人、顾维钧、辜鸿铭等17个名人。

很快看完,爱不释手,便央求陆兄转让,不肯;加价,拒绝。到处寻访无着,无奈,我只好花至少少书价5倍的代价复印;再请上海一流古籍装订高手王庆芝老师操作:理料、折页、对齐、齐栏、打眼、穿纸捻、粘封面(前后覆一张青蓝色染色纸)、裁书、打孔、穿线、订书;照例还得贴签条,我想,毕竟西式印刷品嘛,再配签条则太过分,算了。

一晃,这本线装的复印小册子被我收藏了整整35年!

关于温源宁,之前我已略有所知,张中行《负喧琐话》(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)里便有“温源宁”一节。张中老写温源宁和南星以及为《一知半解》中文版写的序,都很好读,对理解本书相当有用。

按温源宁所说:这些文章“最初发表于《中国评论》的《知交剪影》栏,承主编桂中枢先生惠允复印”云云。其中,桂中枢,英语专家,1919年清华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,在张歆海、刘大钧之后任《中国评论》周报主编;至于结

集出版一事,张序有所交代:1935年上海Kelly & Walsh有限公司出版(笔者按:Kelly & Walsh,即颇有名气的别发洋行,以经营英文书刊报纸为主业)。

《负喧琐话》写道,“三十年代初,他(温源宁)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文组的主任,每周教两小时普通英文课。我去旁听……只是听他一年课,之后他就离开北京大学。到哪里,去做什么,一直不清楚。”这里可以补上一笔:后来,温源宁到光华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(1933);跟吴经熊一起主编著名的英文刊物《天下》(1935);从政,担任外交官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,温源宁和吴经熊有很多相似之处:都是习律出身而对文学一往情深;都在大学任教;都主编过英文刊物;都出版了

《一知半解》的一鳞半爪

西坡

英文著作;都精通多国语文;都因喜爱彼国文化而出使彼国……可见老一辈学人的文化功底确实十分了得。

我被这部书吸引,至今仍感趣味盎然,除了它披露的名人轶事足够解颐,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:学习写作时最乐意效仿的对象之一。

我们不妨来看《一知半解》几篇文章的开头——写吴宓:“吴宓先生真是举世无双,只要见他一面,就再也忘不了。”写周作人:“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,静若处子,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;然而,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……”写杨丙辰:“不管从哪个角度看,杨丙辰先生也是个出奇的人物。他的服装出奇。他的相貌出奇。他的作风也出奇。”写梁宗岱:“像宗岱那样禁不住高高兴

兴的人,我从来没见过。他那种高兴劲儿有时候把你吓一跳。”文笔真是太漂亮了!

写人物,难免要作所谓“臧否”“月旦”。角角落落兼顾周详,固然全面,但有时难免令人生厌,尚能一箭中鹄,自是高手。《一知半解》正是个中标杆,举一例,“唔,志摩和女人的关系也完全是这样。哪个女人也不要以为志摩爱过她而得意;他仅仅是爱过自己内心里的理想美的幻象罢了。甚至若有一个女人现出来符合理想的模糊影像,他也爱。他在许多神龛前烧香,并非不忠,倒可以说正是忠于他的理想的必然表现。”

再举一例,“辜鸿铭很会说俏皮话,不过,他的俏皮离不开是非颠倒。所谓是非颠倒,就是那种看法跟一般的看法相反,可以

把人吓了一跳。就这样,辜鸿铭显露出来他的头脑的特性——以反常态、逆众意为准则。”不卑不亢,人木三分,言常人所不能言、不敢言,精彩极了。难怪目无余子的钱锺书对此不吝赞词:“从侧面描写人物,同样地若嘲若讽,同样的讥讽中不失公平,同样的公平中不失有趣。”金克木更是拈出其不凡之处:“作者用漫画手法,几笔勾勒出轮廓,主要是画一幅画,不是画一个人。读这书时最好也是看画,不必看画中人。人只是一个,画可以不同。”

原先我以为林语堂、钱锺书是写那种洋腔洋调文章的圣手;后来读梁遇春,看法改变;直至入手温源宁,方知他才是英式随笔的嫡传。

正好比欠人家1万元,再欠1元钱,你会增加万分之一的负罪感吗?不会!于是,我毫不犹豫地吧《一知半解》又放回了书橱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跟上时代

赵款款

正月初七,我在从北京到香港的飞机上。等待登机的时候,收到一条微信:有空给我们写点专栏。约稿信息?看到的瞬间,有五秒的呆滞。

上一次收到类似信息,大概是在十年前。我问:你还在纸媒?他答:中间投资过电影,电视剧,搞过版权。我说:你总是有退路。他说:因为有退路,反而做不好,一塌糊涂。他又问:你还在媒体吗?我说:不在了。因为没有退路,跌跌撞撞。

放下手机我不禁在想,这十年我都做了什么。经历了媒体的转型,赶上了电商的崛起。跟上过公众号的热度,又转向小红书、短视频、直播……不知不觉,身份变得很多。是高龄模特,是店主,是博主,也是创业者。

想当初,写稿是我擅长的点。但为了跟上时代,尝试了很多很多新东西。身为一个i人、镜头恐惧症患者,要经常拍照。直到这两年,当镜头对准自己时,才不会觉得恐惧。拍视频,短短的两分钟,要NG几十次。勉强勉强拍完,经常被人说:是在背稿子吗?怎么像在背书?前两天直播,有人问:阿姨年轻的时候是模特吗?我以为她在问我妈妈。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是在叫我。嗯,跟着跟着,就到了当阿姨的年龄。我总在想:这些新东西,学起来好难啊!并且好像越来越难。很多明明看上去很简单的东西,别人好像生来就会的东西,我却学不会,怎么办?

赶上新旧交替的时候,大家总有很多豪言壮语。赶上春天,总觉得充满新的希望,要发生些什么才对。大家都在说:我们一定要跟上时代。那么,要怎么跟上呢?教父母用智能手机的时候,我总在想:等自己老了,会不会好一点?仔细想想,可能不会。如果将来机器人当道,如何操作也是一头雾水,也得从头学起吧!现在觉得个人努力固然重要,但每个人会的东西,其实是时代赋予的。

想起多年前我采访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女性,问她老生常谈的问题:家庭和事业如何平衡?她认真地说:平衡不了,必须有所舍弃。那如何跟上时代呢?可能也很难吧!有时候觉得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。身为游客,我去了自己想去的景点,打了卡,拍了照,享用了美食,这样也就可以了吧!

不过好消息是,据说从2024年开始,进入“中女时代”,30—55岁的女性开始崛起。中女们更知道自己要什么,更关注自己。这么看,自己也许又能跟上了新时代也说不定?



寻找“春天的味道”,于是顺着许志华老师写三江口的文章,摸到了渡口菜场。

许志华老师是一个奇人。他在杭州的一所小学教体育,却给小学生们办了一个诗社,因为这位体育老师是一位诗人。我读过他的一本诗集——是他赠给我的,非常感谢。

读后的感受,用诗人自己的一段文字来描述,就是:“此刻我还想起,从涨水的江里游入大浦,从大浦游进小浦,从小浦游入水渠的一群群老板鲫鱼,以及水满漾漾的油菜花田沟里的小土步。我的思绪回到那窗外飘雨的热腾腾的灶间,春天赐予穷人家的一锅即将沸腾的鱼汤。”多么美丽的场景,李商隐诗“一春梦雨常飘瓦”的意境不就是这个吗?

许老师的老家靠近三江口。富春江从杭州西南方向蜿蜒而来,经过一座冲击岛后分流,和从东南而来的浦阳江,一并汇入钱塘江,这里就叫“三江

口”。

渡口菜场,就是三江口旁边的一个菜场。他在一篇名为《三江合处觅春鲜》的文章里写渡口菜场:“春江水暖,你只要逛过了鱼儿满盆的那一溜江鲜摊就知道,春江鱼的那一口鲜,是一首写进三江口骨血里的‘春江月夜’。所以,这一座早春的渡



口”。

渡口菜场,就是三江口旁边的一个菜场。他在一篇名为《三江合处觅春鲜》的文章里写渡口菜场:“春江水暖,你只要逛过了鱼儿满盆的那一溜江鲜摊就知道,春江鱼的那一口鲜,是一首写进三江口骨血里的‘春江月夜’。所以,这一座早春的渡

逛渡口菜场 寻味三江口

陆彦

早,沿着昨天的线路再一次来到渡口菜场,哇,好热闹。

菜场门外是一溜阿姨大伯摆的小菜摊,沾着露水的青菜和白菜,碧绿肥嫩的春韭和刚腌不久的芥菜,和许老师笔下的一模一样,我扫了几眼,满怀期待地走进了这个其实并不起眼的小菜场。

在一溜江鲜摊边,我来回逛了三圈。野生鲫鱼、黑鱼、昂刺鱼,这些我很熟悉,但有些鱼我

球根找出来。这时候你往往会发现它的数量变多了,因为番红花是会不断分球的,所以这一年并没有白忙。

番红花是多年生的球根植物,你买一次其实可以养许多年,第一年不开花,养得好第二年就会开花。再次栽种时你可以纠正一些去年所犯的错误,比如用的土不对,和没有加基肥等等,然后第二年番红花就大概率会开花啦。不断摸索找到养某一种花的最佳方案,也是养花人的主要乐趣之一,不完全是看花。



风竹临窗舞新姿 (国画) 周思梅

就是“杭州的鲜,八成从江水中来”,三江碰撞的地方,渔产丰富,品质也极佳。

昨天午后,地铁换公交,在开满油菜花的村道上步行十分钟,来到渡口菜场。哎呀,居然关门了。一旁田里侍弄生菜的大哥告诉我:下午不开的,傍晚也不开的,只有早上开。今天起

寻味三江口

陆彦

早,沿着昨天的线路再一次来到渡口菜场,哇,好热闹。

菜场门外是一溜阿姨大伯摆的小菜摊,沾着露水的青菜和白菜,碧绿肥嫩的春韭和刚腌不久的芥菜,和许老师笔下的一模一样,我扫了几眼,满怀期待地走进了这个其实并不起眼的小菜场。

在一溜江鲜摊边,我来回逛了三圈。野生鲫鱼、黑鱼、昂刺鱼,这些我很熟悉,但有些鱼我

不认识。有一种淡红色的鱼,应该就是许老师笔下这个季节才有的“带籽火蜆头”吧。最终,我锁定了“翘嘴”,因为在他的文章里看到,“暴突的眼睛和肥厚的嘴唇,淡水鱼中的凶猛掠食者,翘嘴鲌,即便上了砧板,它全身的肌肉还在有节律地颤动,跳着死亡前的最后一支舞……”

摊主说这是“白条”,也叫“翘嘴”。哦,“翘嘴”就是杭州人爱吃的“白条”?稍后一查,确实是。顺便说句,杭州人爱吃的那条鱼是清蒸白条,而不是西湖醋鱼。

买了一条“翘嘴”,到门外又买了新鲜的小青菜、卷心菜、胡萝卜,凯旋。回家后,用盐一撒,上锅一蒸,那口属于杭州春天的鲜味,我吃到了。

竹山底下藏着鲜嫩的春笋,这是大自然给予春天的馈赠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春天的味道
责编:郭影